

第四十七课 木斯塘史与利美缘起

〔财旺诺布 32-33 岁（1729-1730）·朝圣百泉圣地 | 地点：木斯塘（今属尼泊尔）〕

上一堂课讲到，财旺诺布开始前往各处圣地朝圣，并不断向各地的修行人、成就者传授种种殊胜妙法。祂后来到了如今所称的木斯塘，在那里朝拜了极有名的百泉圣地。那地方至今仍是极负盛名的圣地，无论印度教、佛教还是苯教徒都会去朝圣。

木斯塘在历史上本就是政治变迁很大的地方，有时苯教兴盛、有时佛教兴盛；但在莲师及许多大成就者的典籍里，它一直是很重要的佛教圣地。如今它属尼泊尔管辖，但木斯塘的王室至今仍延续着传承。当地有极多古代遗迹——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经营，许多佛教圣地与建筑慢慢衰退败坏；却也因地处荒僻，不少遗迹反而得到另一种保存，如今要研究考古仍能找到很好的参考。

传记提到，财旺诺布在这一带频繁接触当地信众。这木斯塘地区早期应是萨迦派较兴盛，至今仍有许多萨迦派寺庙留存。去年萨迦第十四任法王大宝金刚也曾到木斯塘一带的寺庙做捐赠与加持。当地虽有人将其纳入藏传佛教体制，就民族而言，他们的王室也算吐蕃王朝的一个支脉；但他们的佛教后来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也出过自己的著名成就者。

因与藏传佛教诸多高僧交流、加上历史变迁，多数人仍视其为藏传佛教的一支。财旺诺布后来在此传法，受法弟子代代相传，在当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承组织；这些组织除木斯塘自己的记载外，藏传佛教的文献少有详述，如今已有不少专家、考古学家赴当地考研、发掘文献，逐步厘清。

木斯塘对我们仁珍传承也非常重要，正因它遗迹文物受破坏较少，包括拉达克、尼泊尔、木斯塘等地，要找到祖师过去遗留的文物，相对都还较多。传记提到，财旺诺布前往洛域、也就是上木斯塘地区，遇到当时一位国王，相传是红矛财

宝天王的转世，具备阿妈换血脉的历代法王传承——即指当地国王的血脉。他们的第一代木斯塘国王，是阿妈换的藏布扬晨。

在此之前也有过有名的领袖，如早期的西拉喇嘛、十三世纪的西拉喇嘛、十四世纪的琼本，但当时他们只是洛域与多波地区的酋长，尚未独立成有完善体制的国家。直到十四世纪中叶，出现了阿玛帕这位国王，才真正脱离他人统治、自成一国。传说阿玛帕便是红矛财宝天王在人间的转世。他们历代国王有些称号，如「屈吉」即法王之意。

当时财旺诺布见到的，是当时在位的国王阿贡丹增，他是阿玛帕之后的第十四代国王。他之前，这个国家与邻近小国多有通婚，也曾名盛一时。从阿玛帕往下，传到阿贡桑布，再到阿罕扎西贡、桑吉多杰旦巴、德乐江措扎巴、他依丹宾江称扎西多杰、秋杰江华、乐藏布、冬珠多杰、桑顿多杰、桑巴拉丹，到桑顿华巴勒，这样一路承继下来。

过去有一位赤千·多杰羌钦波仁波切，在他的著作《王统镶嵌宝石》里提到过这些国王的历史，其中还包含《洛域摩罗》、《洛加拉称》等重要考古文献，都是如今研究木斯塘早期王室历史的重要著作。

财旺诺布的传记提到，他遇到阿贡丹增时，国王与大臣们向他祈请、邀请，于是财旺诺布便到他们那里，传授了大圆满空行心髓的灌顶、传承与导引，以及龙萨空行心髓、密慧佛母的传承，还有马头明王、金刚手、大鹏金翅鸟三猛合一等法门，以及杜德林巴《贝玛沃巴》莲师灌等口传。洛域地区在今天分为尼泊尔境内与藏区境内两部分。

尼泊尔境内的藏人如今多称为「洛巴」，人口不多，约一万五千左右。此地与西藏日喀则的仲巴县、萨嘎县接壤。他们古代曾属象雄王朝，故当地民间至今仍自称属阿里洛巴地区。西藏进入分裂时期后，其名称与定位才慢慢改变。

关于洛域的起源与史源研究——在古藏文文献里它被称为「洛」(Glo)，后演变为「门塘」(sMon-thang)，再慢慢演变成如今所称的木斯塘(Mustang)。敦煌文献早在七世纪就记载了「洛」这地方。吐蕃松赞干布时期，大军将整个象雄征

服、纳入西藏统治，此时「洛」与「色瑞」（Se-rib）地区也一并被纳入吐蕃版图。

最早期的称呼是「洛」，后来也多称「洛蒙塘」（Lo Montang）。关于名称由来，有研究说：大约在十四世纪、约 1480 年前后的一位国王，在他那时代兴建了王室城墙，从此有了较具体的政府建筑，「门塘」之名便由此产生。

「门塘」的意思是「祈愿之平原」——「门」（sMon）指祈愿、美好的希冀，「塘」（thang）指广阔平坦的大地，合起来即「能让美好愿望成真的大地」。据传，当年国王祈祷时，正见到一只白山羊驮着一袋黄金卧在一处地方，他认为是祈祷应验的吉兆，便在白山羊所卧之处建立了门塘小国的首都。此后「门塘」便取代了「洛」的名称。

谈到它的演变——我刚才讲错了，阿贡丹增是第十六代国王，第十六代。他上一代第十五代的王后，是拉达克国王的女儿，他是第十六代，是第十六代才对，不是第十四代。中国、西藏、拉达克的文献都有记载，如《拉达克王统记》就指出，过去洛与西藏阿里地区的象雄一样，本就是松赞干布领土扩张计划的一部分。

西藏史着《百史》提到，藏历水鼠年、约公元 676 年，松赞干布之孙芒松芒赞在位期间，再次征服了木斯塘，派噶尔大相征讨洛地区，将它与霍藏地区一并纳入统治。此后近百年，它完完全全属于吐蕃版图。

到公元 705 年左右芒松芒赞去世后，西藏各地包括木斯塘都发起反抗，洛域趁此独立；但当时独立也不顺利，与吐蕃王朝打了将近五年的战争，最后下洛域的首领被吐蕃军队俘虏，战役才结束，又纳回吐蕃统治之下。据《拉达克王统记》记载，到那时，洛域上区、下区其实都在吐蕃政治管辖之下，虽发动过抗争，最后都无功而返。

敦煌出土的丝路贸易记录也记载，吐蕃王朝将西部疆域扩张到了木斯塘。早期一些汉文史料也介绍过此地，称之为「腓理」，说这里气候比吐蕃更温暖、更宜居。有些文献则将它归入穆克提纳特地区，如提到十一世纪蒙古军队向下洛域进军时，便称此地为下洛域的穆克提纳特。

此地八世纪对藏传佛教有重大意义：莲师曾在八世纪降服当地一位魔女，这记载于十四世纪伏藏大师邬金林巴所著的莲师传记里，降魔女之处便在洛域。莲师去此地以前，当地苯教极为盛行；有人认为，正是莲师降魔女、征讨鬼神之后，苯教才慢慢衰退，最终归佛教管辖。八世纪以前，洛域是苯教极重要的传播核心，至今仍有大量苯教考古文献与历史资料可证其兴盛。

直到今天，当地虽大多已是佛教徒，但民间习俗与穿衣风格仍受苯教文化影响较多。公元709年、八世纪初，吐蕃击败洛域、将其完全纳入版图后，苯教在当地的势力走下坡；直到吐蕃王朝瓦解、王室血脉四分五裂后，苯教又想起昔日的辉煌，重新集结众多苯教大师回到洛域，将苯教再度弘扬光大，持续了一段时间。

许多莲师传记都记载，莲师在洛域去过很多地方，如达拉各、普兰南部、多波等地，全都留下许多圣迹与记录，并在当地树立佛教团体、收纳修行人。甚至有历史研究认为：若把洛域纳入藏传佛教的历史体制来看，莲师最早传法之地可能是从洛域开始，而非从西藏开始，当地树立的佛堂与团体才是藏传佛教的起源、而非桑耶寺。

若不把洛域纳入这一体制，那另当别论；若要纳入，则洛域树立的时间，可能还早于西藏桑耶寺的建立。总之从很多角度看，洛域对藏传佛教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像在洛域、也就是木斯塘境内，有一处极重要的地方——如今所称的洛格卡尔寺。据说这里是莲师所埋藏四十九处伏藏的据点之一。莲师传记记载，他共埋藏四十九处极重要的伏藏地点，其中一处便在洛域这一带。

莲师传记还提到，这座寺庙的创建时间甚至早于西藏桑耶寺。传记里还记载，莲师去盖桑耶寺时，因得罪了龙族，后来洛域地区的龙王便来干扰破坏——所以莲师传记里很早就提到了洛域。其他著作也提到，大约十世纪吐蕃王朝分裂后，西藏地区分成许多小国与封建领地。象雄、普兰、芒域各自成立独立王朝；洛域因领土小、人口少，当时没有像其他势力那样独立成一体制。

除了遭拉达克军队入侵外，此后十世纪到十二世纪、将近三百年，它一直被古格王朝所统治。有些西藏占卜记载提到，十世纪左右朗达玛的一位后裔南德奥松王

子，取得阿里大部分统治权时也统治过洛域；普兰国王扎西棍也统治过阿里大部分地区，所以洛域与多波也曾扎西棍治下。可见洛域一直在变迁，被不同政治体系统辖。

后来扎西棍的后裔中出了一位有名的大师益西沃、即「智光」，还有他的侄子菩提光。他们为复兴藏传佛教，迎请了当时印度佛教最有名的大乘尊者阿底峡尊者来到西藏。阿底峡在大译师仁钦桑波的引导下，正式开展了藏传佛教的后弘期。阿底峡曾在古格、普兰地区住了约三年弘法，相对地，也曾致力于洛域佛教的复兴。所以洛域也是佛教后弘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据点。

当时几个地区虽面临突厥军队的威胁，仍与古格、普兰王室专心复兴佛教。古格国王「智光」，为复兴佛法最后牺牲了性命：他被葛逻禄人抓去后，并未要求侄子来救，反而要侄子把赎金拿去迎请阿底峡尊者，是极其伟大的人物。阿底峡也受此感动，一直专注在这些地区弘法。阿底峡的传记提到，洛域一位喇嘛敦巴仰拉，是阿底峡在洛域培育的一位重要弟子。

传记记载，阿底峡曾去洛域看望他这位弟子，也数次在洛域传法。十一世纪之后，还有许多大学者、成就者出自洛域，如前面提到的仁钦桑波、密勒日巴，以及很重要的桑杰喇嘛。桑杰喇嘛是谁？她是莲师所预言的一百零八位伏藏大师中的首位伏藏大师。看一百零八位伏藏师的传记，从第一位开始取伏藏的，正是十一世纪的桑杰喇嘛。

她的许多伏藏法与著作后来一度断绝，近代又有大成就者重新取出央堆伏藏，才使她的伏藏法重新弘扬。其实各教派都很重视桑杰喇嘛的伏藏传承，公认她是第一位取伏藏的大师，她的法门有重大意义与贡献。

尤其如今我要研究一部有争议的佛经《天地八阳神咒经》，其中一个版本的根据便要推到桑杰喇嘛：她所取的伏藏里，就有莲师当年从博绿地区迎请回来的《天地八阳神咒经》版本。这经一部分被莲师纳入了桑耶寺的大藏经，如今《那唐大藏经》的密续部里就有《天地八阳神咒经》；另一部分则在伏藏法里由桑杰喇嘛重新取出。

所以《天地八阳神咒经》其实是密乘经典、不算显乘，且属外密的部分。我觉得有个误会：若用显宗经教的方式去推论它，当然会觉得有许多不合理、不确切之处；但若把它归入陀罗尼部、密教部来看，其实非常合理。汉地大藏经曾一度将它归入陀罗尼部、密乘部，那时的做法就很完善。

但宋、元之后就比较麻烦了：西藏藏传佛教《大藏经》在审定、校正、编辑时，参与者一定是精通梵文、显密的大学者与译经大德；而汉文大藏经在不同朝代里，参与者往往并非真懂佛教的人，也许是有学识的文人雅士，却对佛教的许多理念经教并不了解。我觉得这正是汉文大藏经里出现那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

当时皇帝会从文枢院派一个自认文书造诣或学识渊博的人来编辑——虽有说这些学者也精通佛学，但看他们编辑的东西与自己著作里对佛经、佛教的看法，就看得出对佛法并不那么专精，有许多错误。这要讲就是一大堆事，就不讲了。总之，桑杰喇嘛无论对藏传佛教、对莲师的教法、还是对如今许多经教研究，都是极重要的人物。好，我们继续讲回来。

桑杰喇嘛的事就不多讲了，一讲讲不完。此后，洛域地区还有佛教后弘期著名的大译师仁钦桑波，以及密勒日巴大师，都曾造访洛域，在那里行持伟大的佛行事业。密勒日巴的传记提到，他去冈仁波齐朝圣、闭关一年零十周时，也去过洛域。后来他离开洛域时，当地信众都非常不舍，随行护送。

还有萨迦班智达·更嘎宁波大师——十一世纪左右萨迦派的大成就者、传承祖师——他的主要弟子拉玛龙贡也来过洛域，并在洛域上区一处名叫「贡」的地方，驻锡那座寺庙好些年。当时史料记载，洛域佛教各派在当地都非常兴盛、发展极好，彼此也结下深厚情谊。

十三世纪的文献还提到，克什米尔佛教班智达、那烂陀寺最后一任住持释迦室利大师——也就是后面宝上师所传红妙音天女的其中一位传承祖师——也来过洛域。

他被邀请到西藏传法后，约在十三世纪从西藏返回克什米尔途中，与几位藏族弟子一起去了洛域，在当地举办许多法会、度化众生，并吩咐随行的宝上师前世绰

普译师，将在西藏所募集的所有黄金全部交付给洛域的寺庙，以协助当地寺庙发展。释迦室利在当地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从多波的查卡山脉返回克什米尔。当时还有一位洛域译师，也陪伴释迦室利走完这段佛行旅程。

这位洛域译师是十三世纪当地极重要的大学者、高僧。文献提到，他出自上洛域一个豪门贵族家族，名叫希拉仁勤、拉玛希拉仁勤，后来大家俗称他「洛域译师」，因为他是当地本地人里培养出的杰出佛教人才。据说他精通藏传佛教各教派教义，被认为是那时代最杰出的翻译大师之一，也是萨迦班智达的弟子、后来萨迦八思巴的其中一位老师。

他在尼泊尔受过红大威德金刚的教法传承，之后还与雅泽地区一位有名的班智达杰亚阿南达，将几部密法、历算等论著译成藏文。一些研究文献提到，冈底斯山与玛旁雍错附近一处名叫扬扎的地区，有直贡噶举的寺院，这些寺院与洛域佛教徒关系很紧密。

据直贡噶举十九世纪的历史记录，过去十二到十三世纪，噶举教派在洛域广泛传播，尤其在木斯塘、也就是前面讲的百泉圣地那里，当时建立了当地第一座直贡噶举的附属寺院。噶举派多认为洛域是密勒日巴驻锡的圣地，出于对密勒日巴的崇拜而对当地怀有深厚情感。此后十三世纪起，直贡噶举在阿里地区势力日渐扩大，便在当地大规模弘扬。直到十三世纪末，才慢慢有些变化。

九、十世纪吐蕃王朝崩解时，因政治影响，当地佛教曾有一段衰落期，之后又慢慢复兴。好，继续往下说。后来财旺诺布到了芒域地区，遇到当时一位大师夏仲·丘吉彭措，向他传授了空行心髓的法教。之后又应几位上师及信众之请，撰写了名为《经鬘》的著作，把许多修行要点融入修道理论之中。

他也向木斯塘的堪布等人传授了四智大手印与俱生大手印的引导，并撰写了大手印的传承祈请文——这些在财旺诺布自己的著作里都有提到。之后，他到一处山坡的地方驻留了好几个月，依当地信众各自的祈求，给予适宜的灌顶、口传与引导，圆满众人心愿。后来因想朝拜洛域的一些圣地，他再次前往洛域方向。

前面提到那座如今很重要的寺庙，有人译作洛格卡尔寺，可算木斯塘现存最古老的佛教寺院。据说若按真正年代，它可能比桑耶寺还早一点，至少与桑耶寺同期建成。许多莲师传记都提到它，尤其重要的是邬金林巴大师的著作，提到了此寺大约的建成时间。

其中在第六十二品提到：当年为镇压魔女，在魔女心脏部位建造了一座九层佛堂，在脉轮处安立一座佛塔，在魔女头顶盖了一座黑色佛塔的神殿，在四肢之上兴建一百零八座圣塔。芒域地区有一位龙王名叫芒域光明，在整个藏区都有极大威力与福报。莲师将祂降服后，在那里安立了龙族伏藏，并向祂取得龙族的长寿甘露水以利益众生。

——前面讲在那地方兴建的是松赞干布，之后莲师来到芒域，又再次降服了当地龙族，并在洛域建立了寺院。所以按传记来讲，它的建立时间应早于桑耶寺；严格说，第一座寺庙可能就不是桑耶寺。如今此圣迹、遗迹仍在，附近还有许多当时的佛塔、圣泉，以及与芒域光明龙王相关的圣迹，都还存在，对我们莲师的信众、对研究木斯塘圣迹的人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此后，财旺诺布又回到洛域的百泉圣地。随后的行程中，当地许多贵族纷纷向祂进献、求法，甚至让自己家族的女儿出家修行，因而出现了许多尼僧僧团。当地过去虽是名门望族，女性地位却不高，除陪嫁之外几乎无路可走，所以这些名门贵族让女儿跟随财旺诺布修行，是极好的机会。

祂对喜马拉雅山流域地区的佛教发展也有相当影响力，至今这些地区留存的寺庙里，仍有许多修持祂教法的女性法师。后来祂前往通往洛武与多波的地区，要翻越海拔极高的雪山。为示范对佛教的信仰、并净化自身罪障的苦行，祂不畏艰辛、勇往直前地翻过这些艰苦山域。

当地有一位山神，被称为大鹏鸟的守护神，这守护神以及当地许多空行母、天地鬼神，都出现在祂面前祈请，请祂进入当地一处秘境、开启圣地之门；但祂认为时机未成熟，没有照办。以今天来看，这里提到的可能是通往密道的途径之一。

过去到现在有许多预言提到，可以开启某些圣境或秘境之门，若发生战乱或世界出问题，对莲师教法有信仰的人可躲入其中，或从中取出许多利益众生的伏藏法。财旺诺布也有开启秘境的能力，但当时认为时机未成熟，没有应允这些天地鬼神的祈求。后来他慢慢到了如今属古印度范围的一处地方，历史上记载它曾是雅泽王朝——过去有位雅泽国王统治的小国。

据说这位雅泽国王是极好的佛教徒，以佛教戒律、佛教观念治国，许多历史介绍都对他极为称赞。财旺诺布去到雅泽王朝的遗址。这王朝历经过不同变化，他去时王朝已经毁灭，当时是另一位外道国王、尼连国国王所统治，统辖二十几个名叫 Baleraja 的小国。雅泽王朝这地方历经几个重要变革：从雅泽王朝到喀斯特王朝、叉拉王朝，一直到玛拉王朝。

玛拉王朝较多人知道，前面的王朝就较少人知——喜欢佛教艺术的人会知道，玛拉王朝出土的雕塑、古董在古董界极有名、极珍贵。它约在十一世纪，于尼泊尔西部、也就是印度北阿坎德邦一带兴起。后来的玛拉王朝是否源于前面的雅泽或卡萨尔王朝血脉，尚有争议。总之它本是个有独立民族特色的国家，后来慢慢印度化，变成完全的印度文化。

最初记载它的国王名叫那杰拉，征服了勇武之地，统辖范围一度北达西藏部分地段。后来在战乱时期，与贡塘地方打了好几年战争，最终阿里贡塘王朝的毁灭之由便由此而生：贡塘王在战争中被杀害，此后战胜方的势力直接扩展到贡塘与如今尼泊尔加德满都之间，并将国家势力范围划分为藏语流行区与非藏语流行区。

之后贡塘与萨迦建立关系，在蒙古人支持下又恢复了贡塘王朝的政权。此后拉杰普特人干预卡萨王朝的统治，导致卡萨王朝四分五裂，分裂成二十个小国，有说二十二邦、有说二十四邦，如 Kurka、Barta 等地，在尼泊尔历史里是很重要的地方。过去雅泽王朝鼎盛时，据说境内有五十个小国——当然如今看，这五十国可能不过一个小村庄甚至一个小社区。

当时雅泽王朝最鼎盛时，这五十国每年都要向雅泽王进献贡品。后来一位名叫 Katcha 的国王，十二世纪时用铜板刻写铭文，宣扬自己击败了名叫卡迪开亚普尔的

国王、统辖马哈卡利河以东之地，并自豪地宣布自己是正统佛教徒。另一位卡萨王朝国王阿育查啦，在普蒂盖亚所立的铜板铭文里，也自称是「卡萨最大的国王、卡萨大王」。

此后还有许多重要王朝，都对当地佛教发展多有贡献。总之这里是当地佛教发展极重要的地方，还有很多就不讲了。后来财旺诺布到了这国家里一座很重要的山，名叫班扎勒山。那里有一处名叫 Sat 德勒的天然尸陀林，据说是金刚亥母极重要的一处圣地，传说曾受金刚亥母亲自显现加持，是极殊胜的场所。财旺诺布在此待了很多天，举行了广大的会供仪式。

我们看到他去到任何圣地，都会做许多会供——这也是我们该向祖师效仿的：到了圣地，别只看一眼、念几句就急着下山；若有时间与毅力，能在这些地方虔诚地修一次会供，对自己、对来生、对修行都有极大助益。据说他在这金刚亥母圣地驻留期间，因内外缘起的加持力——一方面自身修行证量提升、一方面圣地所赐的加持——产生了「无宗派」思想的体悟。

这是一处极关键的地方。我们讲现代的利美运动、如今所说不分宗派的思想，就是从这里开花结果的。财旺诺布正是在此地、此时正式证悟了不分宗派教义这一伟大观念；也从此开始，他不断向外推广不分教派的教义，影响了后来整个藏传佛教。如今所说利美运动的起源、不分宗派运动的起源，就来自他在三十二岁这一年、于金刚亥母圣地所证悟的这一理念，是极重要的开端。

当时当地许多出家人与佛教信众都对祂生起极大信心，虔诚顶礼、敬献；祂也向大众授予灌顶、传播佛法，与当地结下深厚法缘，并将众人所供的供品全部拿去布施、利益当地信众，将他们安置于解脱菩提道上。此后，祂又前往中国与西藏交界处一处名叫桑祖曲品的僻静处。当时当地正好有两个门巴族部落发生严重冲突。

门巴族偏向萨满信仰，也有人说混杂苯教，总之是萨满与苯教混杂、带一点佛教成分的当地信仰。这两个门巴部落严重冲突后，财旺诺布出面调解，促成双方和解，让当地部族重归于好、安居乐业。这件事，在仁珍传承立姿度母的大仪轨里有很详细的记载。这详细记载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修祂立姿度母大仪轨时，其中有一篇祈请文——不知大家有没有印象——是叫「于梦中亲见度母」的祈请文，名为《孔雀篇》。里面就提到：当时为解决部族纠纷，有这样一段因缘，财旺诺布在梦中见到立姿度母显现身相、给予加持，于是祂有了信心去做调停，也写下了这篇很重要的立姿度母祈请文。

这篇祈请文写得比较有趣：一般写祈请文多是赞美佛菩萨，但祂这篇比较多的是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立姿度母、抱怨佛菩萨说：我一直很努力地向你祈求，但你好像没听到，你的慈悲心哪里去了、你的能力哪里去了——一直用抱怨的方式。对了，这篇叫《睡梦光明中亲见至尊身究竟母的奇赞文·孔雀篇》——不对，不是这一篇，另一篇才是抱怨的，这篇不是抱怨的。

《孔雀篇》里提到，是财旺诺布撰写之后，当时的释迦比丘噶玛·恩敦秋吉江参再次抄写的。另一篇才是抱怨的——对，我说错了，抱怨的是另一篇，叫《神变骏马》，那是祂五十三岁时写的。好，此事之后，到了藏历铁狗年、即公元1730年，也是财旺诺布三十三岁的时候。当时玉扎娘波大师的转世弟子、一位瑜伽士乌金丹增，邀请祂到宗朗大拉地区。

后来在那里，财旺诺布得到了嘎瓦娘波大师的法界智明法教、观世音菩萨法教、普巴金刚，以及北岩藏的观音法门，还有尼丹多杰大师的一些教法开示。祂则将贝玛千灵玛大师的冥界心要灌顶传授给乌金丹增，并对祂寄予很高期望。后来他们前往沙杜与下大隆地区，参访莲师圣地，祂在那里禅修，并不断向当地有缘众生传授瑜伽道次第的各种教法。

作为当时在祖师身边最主要的弟子，乌金丹增诺布发愿要协助祂完成佛行事业，并担起编辑祂的著作、法教、伏藏法的重责大任。所以乌金丹增诺布对我们仁珍传承极为重要——若没有他，如今许多仁珍传承的教法都会缺失、无人记录。可他却是最被忽略的一位成就者。

我们看财旺诺布的传记，无论学者写的、还是高僧大德写的，大多称赞大宝法王、竹千法王、直贡噶举这些领袖，说他们是祂最主要的心子——他们当然也都是伟大的高僧大德；但对仁珍传承教法而言，真正去维持、记录、弘扬的最关键人物

之一，正是乌金丹增诺布大师。没有他，仁珍传承许多东西后来都无人继承、无人传播。

其他那些法王虽也是他的弟子、也得过许多仁珍传承教法，却都把这些教法融入了自己的传承，反而没有为仁珍传承本身做出很好的贡献。所以乌金丹增诺布无论对仁珍传承的贡献、还是他修行的低调——像他一样，完全放下自己的名声地位，极虚心、卑微地行持上师的佛行事业——都是极难得、极不可思议的。

隔一年铁猪年、即 1731 年，财旺诺布三十四岁时，在江泽的满愿观音像前，写下了一篇八十八段的证悟道歌，名为《琵琶之音》。之后，他又去参访了释迦室利的释迦室利宫以及佛陀的圣地，写下许多朝圣诗歌。本想再去印度菩提伽耶及其他圣地朝圣，后因故没能去，便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当时遇到昂旺耶喜等信众，又为他们传了菩萨戒及金刚亥母的相关灌顶。

后来又应他的心子色桑活佛之邀，去了色桑活佛新盖的南帕宗那座寺庙，传授了普巴金刚、吉米无上如意宝等灌顶，也传授了大波噶举的上师瑜伽法，并口传自己所写的道歌。之后他去了扎卡达索宫，应寺庙住持祈请，传授了昂旺娘波大师的伏藏法、莲花王观音、雅尊娘波的伏藏法《三宝总集》等灌顶开示。

最后要提到，财旺诺布仁珍传承的伏藏法，除了他自己的伏藏法之外，同时继承了尼丹多杰、雅尊娘波，以及胸结莲花等几位重要伏藏大师的伏藏法。也就是说，要得到这些法门，一定要经由他的传承。像如今完整的《三宝总集》法门，若没有他，这传承便是断的；雅尊娘波、尼丹多杰大师的许多伏藏法也一样，多是经由他再次传播，才得以弘扬广大。

这几天在古玩城也发现了好几部尼丹多杰、雅尊娘波大师古老的法本，都非常殊胜。后来他又到朗达玛宫，应色桑仁波切之请，给予了忿怒莲师的灌顶，又到邱定寺，传给色桑活佛与当地许多出家人观音如来总集、忿怒了义藏，以及高昂多杰大师的伏藏法、观音三根本要、忿怒义智解脱等许多本尊的灌顶口传，并开示了俱生大手印、积习金刚四灌顶、势达金刚十三尊的灌顶等。

这俱生大手印如今也很有名、多有再传，其中一位重要传承祖师同样要算到财旺诺布这边来。像几年前噶千仁波切传恒河大手印时，也提到了他对仁珍传承、对大手印教法的一个重要性。后来他又前往释迦室利宫，应南坎巴瓦尔桑之请，捐献大藏经的重新编译，并供养了一座六字大明咒的大型转经轮。

后来又来到莲师曾传给赤松德赞任运祈愿十三尊法门的地方——贡塘地区，并六次在定中见到莲师，得到这一法门的传授。当时其中一位弟子、瑜伽士贝玛旺扎，供养了他一幅阿里班钦传规的三巴仁智唐卡。他认为这是极好的缘起，本想去另一处圣地写下这一法门，后来观察机缘暂不具备，便没有写下。

我们仁珍传承的三巴仁智传承极为重要、也极殊胜：其中含有莲师的远传、后来的近传，以及他六次于净相中亲见莲师所得的净相传，种种传承加持融于一体，是我们仁珍传承最根本的大法之一。我们这三根本上师、本尊、空行的法门，就是金刚萨埵五次第、莲师十三本尊、红度母，这几个是极重要的、属于仁珍传承三根本的大法。

当年那时，他又传法给根桑隆珠瑜伽士以及当地有缘弟子许多公开与不公开的秘密口诀。当地还有许多寺庙也请求传法，他也到这些地方给予了许多传承教授。好，今天先讲到这里。